

两种德意志人生（参考译文）

地板上的星星图案与天花板中央的绘画完全对应。这颗星星由杉木制成，嵌在浅色胡桃木上，杉木或许来自黑森林，谁知道呢。在这间大厅内，一切对称工整，彼此呼应，各有其对应物。这间大厅是一个宇宙，一种永恒的秩序，业已固定，凝成永恒，无止无休地指向自身，完满无缺。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运动不会在对称轴的另一侧被捕捉，并指向更多的对应与联系，而它们又进一步指向其它的精神领域。宏大的书卷在远处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在柱子后隐藏着一些书籍，它们又指向其它的书籍，其它的可见的书籍。地球仪立于边缘，没有给它预设对称轴，却唤发出一种与整个地球息息相关的生命。一切皆汇聚于此，一个完整的世界，孕育成璀璨夺目的微缩图景。

在修道院图书馆这间大厅的另一侧，陈列的正是来自埃及的木乃伊。它们被人从大河之畔的陵墓中偷盗出来，被卖到这里。谁人知晓，为何偏偏是这些木乃伊被摆进这方宇宙，摆进这方汇聚卷卷藏书的天地，并传递着尊严与肃穆？谁又知晓，它们与地球机体有何关联？这些毫无生气的、被制成标本的、为早已开始的永恒而被保存的木乃伊，是否代表着人类？

这间宽敞的大厅静谧无声，它是世界的中心。只时不时有匆匆访客趿拉着毛毡拖鞋穿过大厅，以重新回到室外的日光下。修道士与他们的艺术家以满腔的耐心和爱意地在穹顶上绘制出基督教的历史，描述着大公会议的历史。其中较晚的一次大公会议就在不远处——在大湖的彼岸召开，基督教曾从那里开始辐射到整个南部地区。“你们正位于世界的中心，请不要忘记这一点”，向导庄重地提醒道，他也穿着毛毡拖鞋。

因为一种文化发源于此，它是一种僧侣文化，一种书籍文化，它试图在一种信仰、一种教义之下治愈世界，调和并统一世界。这种教义也外化于修道院的布局之中。在那里，处处遵循着严谨的对称法则，既充满恩慈，又冷漠无情，在世界的面庞上镌刻出权力与威力。主教冠冕形的教堂立面高耸在双塔之间，双塔巍巍，拔地而起，仿佛是为永恒而建。它们也的确是为永恒而生。双塔抵御住汹涌的狂风暴雨，引领人类穿越风暴，走出充斥魑魅魍魉与黑暗森林的迷途，走出那片极易令人彻底迷失的幽冥。

这一切皆出自一位修道院院长的构想。他从容笃定、步步为营，其势力范围先是扩展到湖边，进而辐射到丘陵地带，又沿大河长驱直下，直抵城市边缘，那里街道纵横交错，犹如置身于错综复杂的城堡。正是他，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传播书籍文化。当然，这也并非他一人之功，而是得到众多同道者的鼎力相助，他振臂一呼，同道者们云集响应。直到有一天，他因权势过盛而被捕；他被带到河中的一个小岛，一个他不准离开，也再未离开的小岛。这是他的“流放岛”，这是一片方寸之地，但他依旧可以在这里阅读、书写，并且与书籍融为一体。直到有一天，人们将他的尸身悄然抬走，草草掩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他一来到这个地区，就参观了这座修道院与图书馆。他与妻子同行，并让所有人知晓她的犹太人身份。不，他从未有过反犹思想，也绝不容忍反犹主义。他心胸开阔、思想包容，他始终认为这才顺应了时代潮流，也必须如此。因此，他还特意选择一位法国犹太作家作为研究对象，这样一来，所有的过往看上去清清白白，一切都被抹平擦亮，不留丝毫旧历史的痕迹。

这一切不正是他精心策划过的吗？他不是已经一劳永逸地将一切往事抛之脑后了吗？他不是甚至稍微变更了一下名字，并赋予其一种全新的荣耀，一种直至时光的尽头，也永不消逝的荣耀？他写下一切，难道不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字穿越时光，流芳万世吗？

他来到此地，只为追梦。因为在这里，世界合而为一。在那颗巨大的星星中，万物汇聚。任何试图分离的存在，任何自中心向最外缘边界延展的运动，也都汇聚于此。一切都被还原至一种形式之中，艺术如同夜空中的恒星，在此形式中它同时创造了运动与永恒。那些恒星，它们的闪耀，它们的发光，难道不都化作了一种恒常不变，化作了一种经久不息的存续？是的，对此他深信不疑，他了解此事，甚至在孩提时代就了然于心。在遥远的黑暗时代，在没有光照的从前，那位生活在普雷格尔河畔之城的伟大哲学家穿越城市向东而行时，他不也曾坚信，在此形式中，在那星空中，他找到了内心深处的宁静，以及自身的永恒吗？他热爱这间大厅，正如昔日热爱太阳图腾，如今也依然热烈：他梦到过这间大厅，这里赋予他力量，以抵御世界的混乱，那是他从未料想过的混乱。

这一图书馆的世界，这一书籍整齐排列的世界，无边无垠。它无限延伸，而永不重复，正如馆外那些排列有序的男子，也互不雷同；也正如他的同伴，每个

人尽管各有个性，各有缺陷，但却始终如一，书脊挨着书脊，肩并着肩。一个新的周期业已开始，没有罪责，也没有过去还能触及到他。至少在他的祖国是这样。

因为在德国大学里，人们普遍都这样认为，除了那些刨根问底、追究责任的少数人。但是这些人或远赴美国，或前往德国其它地方，抑或被迫保持缄默。一种全新的生活就此揭开序幕，世人称之为“零点时刻”。就连法国自己也出现了相似的思想：在那里，有位深受他喜爱的理论家也曾提出“零度”的概念。他虽然十分欣赏这位理论家的文韵节奏，但却几乎从不引用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偏爱“零点时刻”一词。

新的帝国并未到来，尽管他仍然将自己视为这个帝国的子民，但他懂得适应形势，懂得再度顺势而为。他选择了几年前被己方政党禁止与迫害的阵营，这样的选择反倒给他带来更大的安全感。他微笑着自言自语：“超脱于任何怀疑之上。”法国人提供了绝妙的说辞，不仅听起来无可怀疑，实际上也确实毫无嫌疑。